

「如夢般虛假，似繁花飄落般渺茫，驚夢一場，也只不過是南柯一夢。」一道妖魅的聲音在黑暗裏迴響着。

我站在學校大門前，背着沈重的書包上學，我邁着輕巧的步伐，踏進了課室，跟往常一樣。可是，唯一不一樣的是，同學們的臉色有少許異常，原本和藹的同學臉上戴上了一副猙獰的面具一樣，他們不懷好意地看着我的一舉一動，氣勢兇猛，像猛獸瞪着獵物，氣氛一點兒也不和睦。就這樣，我放下書包，遞上功課，一位戴着一副狐狸面具的同學朝我走來，她伸出手來，沉默不語，「咻」的一聲，功課就這樣，被搶走了，所有人的桌子上都有一疊厚厚的書，往常整齊地排列着的桌椅和現在凌亂的桌椅完全不一樣。我在不知不覺間發現：只有我沒有面具。而且只有七種面具：黑色的猴子、白中帶紅的狐面、笑佛、哭啼皺眉的蟬丸、面無表情的女人、偽善而恐怖的男人、一副純潔的小面。我握起拳頭，伸出手，張開五指，觸摸着同桌的面具。「咦！這……不可能！」同桌的面具……哦，應該換句話說：我的手不能碰到有面具的同學。我的手好像真的透明了。更奇怪的是，他沒有任何反應。「真是詭異呢……我低聲喃喃地嘮叨着。可以說，整個課室都聽到我說話。

好像過了十個世紀的時間，老師終於來到了。她也帶着面具，是一個「姥」面——面無表情，而且冷淡得像冰山的表情。她拿起點名簿點，遂一點名。但她唸出來的名單裏——沒有我的名字，所有人紛紛轉過頭來，又好像剛剛踏進課室般一樣地看着我。唉……又是鴉雀無聲的，「大家都……怎麼了？」我心中不禁浮現上了一個問號。又過了一秒，大家又專心上課。

經過漫長而乏味的課堂後，終於小息了，以前一起玩樂學習的伙伴們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副陌生的面具；以前用心良苦的良師也「變質」了。課室裏的同學聚集在一起，三五成群地團在一起，但他們並沒有說話。在那冷清的場面下，原本愛談話的我也肅靜下來了。這一刻，只有我一個人坐在角落坐着發呆。

我，好像被拋棄了。

熬過這難熬的一天，第二天也不過如此：老師的點名名單上依然沒有我，老師依然把我當作不存在的；同學至今也沒有和我說話談笑，也沒有答理我每一句話。直到第三天……

「咻咻咻……老師手上的粉筆咻啾啾地響着。黑板上寫着：「排好隊，上體育課。」當然，隊中沒有我。

我，真的被遺忘了。

又過去了。我心裏想着。在那所謂「面具同學」手裏捧着的那一疊的作業本，當中，我發現老師並沒有批改。

難道，我又被敷衍了嗎？

我抱着絕望的念頭跑去廁所，我睜大雙眼看看鏡中一個戴着般若模樣，紅色的臉龐上兩顆黑中裏深處的金色眼瞳，有着可怕而癩瘡的笑容的女孩。

我集中地看着鏡中的女孩，一剎那，一束黑光閃過腦海，迴響着：「忘卻一切不幸，回到最初的白吧。」

夢中，兩道淚痕在臉龐上滑過。

這，只不過是一場南柯之夢，沒錯，一場令人膽戰心驚又令人感歎的一場虛夢。

面具，又有甚麼意義呢？一副假面具，又畫着誰的臉？